■責任編輯：張旭婕 2014年7月11日(星期五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

文潔華

生命可長

最切身的事情，莫過於年輕人日漸強化的本土意識。那不是一種時尚選擇，而是自然而生的情感，毋須他人灌輸慫恿，亦不必納入考試教材。

在網上通傳的短片或微電影裡，不難察覺一些共同的影像語言：一個個年輕人在香港舊社區、公屋或街道上行走，他們找個角落停下來沉思回想，想起童年或成長中的一些片段。片中一個女孩捧着書本，敘述小時候怎樣被鄰舍照顧，如何跟街坊小孩在樓下遊樂場玩耍，被欺侮時怎樣保護自己。她的父母在舊屋邨裡也交了許多朋友，因而公屋拆卸的時候，大家都好像失落了一截人生，齊來祭祀悼念。

另一齣短片裡的男孩走到觀塘區的海旁，背着海港，坦率表白：這是我出生的地方，我在這裡長大，此後我的一生也以這個城市為家……。「我心我城」，都是二次大戰後幾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體會至誠。

一個名叫「熱吻街道」的攝影展，展示了作者熟悉的彌敦道與深水埗。他手持攝影機走到北河街街市一個豬肉檔前，把還血紅的排排鮮肉攝進鏡頭，穿着白圍裙的檔主舉手指罵，那情景還是成了照片的部分，只是見手不見人。這都是幾代人耳濡目染的街景，曾幾何時在祖母或母親的攜手或懷抱裡觀看着，還有在討價還價的親切聲音中感到安全、幸福，繼而是晚餐枱上的魷魚香菇蒸肉餅。

這些是至為堅實的個人記憶，也是善惡真假對錯的磐石。攝影展的作者，一如其他本地的年輕作者，都在問自己把持的書寫工具，最應用來創作些甚麼？「不要把對香港的記憶沖洗，這點比藝術更重要。我的展出很短，但生命可長。」

古今談

范舉

風景優美的高速鐵路線

到了年底，廣州到貴陽的高速鐵路將要通車了，以前的二十二個小時的旅程，壓縮為四個小時，每小時的速度為三百公里。這是一條非常漂亮的風景旅遊路線，所經過的地點包括廣東肇慶、廣西桂林、貴州的黃果樹瀑布。貴廣高鐵的開通，也縮短了貴州與香港的距離，意味着不沿邊、不臨江、不靠海的西部內陸省份貴州有了自己經濟上的第一個快速「出海口」：香港。可惜香港的高速鐵路不能在二零一五年通車，香港市民只能夠到深圳北站乘搭高鐵。

從今年開始，貴州每年都將有一條高鐵建成開通，二零一四年貴廣高鐵全線貫通；二零一五年六月，滬昆高鐵貴陽至長沙段將建成開通，屆時貴陽至長沙的鐵路旅行時間僅需三小時；二零一六年，滬昆高鐵貴陽至昆明段將建成開通，貴陽至昆明只需兩小時；二零一七年，渝黔鐵路將全線開通，貴陽至重慶只需兩小時，至成都只需三小時。

貴廣高鐵全長八百五十七公里，隧道二百零九個，總長度四百五十六點零二二公里，僅隧道橋樑就有二百一十公里。貴廣高鐵起於貴陽北站，途經貴州省貴陽市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龍里縣、都勻市、三都縣，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縣、從江縣、黎平縣；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的三江縣，桂林市的龍勝縣、臨桂縣、靈川縣、陽朔縣、恭城縣，賀州市的鍾山縣、八步區；廣東省肇慶的懷集縣、廣寧縣、四會市，佛山的三水區，廣州市，止於廣州南站，銜接西南內陸和華南經濟帶，是一條高標準的高速客運專線。鐵路經過了中國西南部的石灰岩地形地帶，中鐵二十一局承建的GGTJ3—4標段管段，有黃崗、百樂、高天等七座隧道，累計長二十八點九五八公里，佔隧道總長的百分之九十五點三，是貴廣高鐵貴州段施工難度最大、隧道比重最高的管段。尤其是這座全長一萬零六百四十八米的黃崗隧道，是一座重難點高風險特長隧道，同時也是二十一局和三公司獨立承建的第一座萬米級特長隧道。

中國在興建高速鐵路的過程中，全國最長的隧道是青海西寧到格爾木鐵路的新關角隧道，長達三萬二千六百四十五米，而且隧道裡面二線行車。中國的開挖隧道工程質量是最好的。如果港鐵聘請中國的工程專家主持有關工程，就不會出現延誤了工程兩年的怪現象，美國佬行政總裁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技術水平，高薪水養大蛇，咎由自取。

雙城記

何冀平

老宅

接到趙珩先生的電話，請我和幾位朋友去他家裡吃飯，這可真是好消息，現在請客的最高規格是在家裡設宴。記得有一次我去他家小坐，他和夫人做了一道棗泥核桃糕招待我，這種糕我吃過不少，趙家的別有風味，棗是正宗北京密雲小棗，核桃是京郊的名產，這兩樣東西的比例用得剛好，軟綿香糯，是難得的私房美味，這次要請吃飯，那得有多少好東西吃啊！趙珩先生在二零零一年寫了《老饕外傳》，撰寫的是五十年前北京舊城裡最有名的食肆和吃食，饕餮本是為人所不齒的吃貨，但蘇軾卻以之自居，並作《老饕賦》「蓋聚物之夭美，以養吾之老饕。」從此「老饕」成為追逐飲食而又不失其雅的文士的代稱。這些文士不但善於食，而且擅做，「東坡肉」、「潘魚」就是證明，古代的暫且不說，現代的梁實秋、王世襄、汪曾祺以及趙珩皆是此道高手。此書我一看就放不下，寫的都是我童年去過的地方。賣出數萬本，又再加印，一時洛陽紙貴。後來他又寫了《老饕續筆》。那次去他家，又送我一本近作《彀外譚屑 近五十年聞見摭憶》。「彀」是古字，此字音「動」，意思是「張滿的弓」，趙兄用此字為書名是自謙。此書除了撰寫老北京的飲食、老字號、風土人情，其中一篇「幻園補記」引起我注意。儘管趙兄一再自謙趙家「算不得望族，比較寒素」，但稍具近現代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，趙家在近現代史上，擁有特殊地位。他的曾祖一輩是人盡皆知的「一門三進士、弟兄兩總督」，曾祖趙爾豐與清朝傾覆、民國肇始有着直接關係，曾伯祖趙爾巽任清史館總管，主持了《清史稿》的編纂工作。父親趙守儼則以中華書局副總編的身份主持二十四史及《清史稿》的點校工作。到了趙珩，「名士」「玩家」的名頭，自京城傳遍全國。「幻園」是趙家的祖宅，趙兄說「曾祖趙爾巽死後，我祖父就買了北京的房子，東總布胡同六十一號，也是被我父親稱之為『幻園』的地方，我就出生在那裡。」我好像去過幻園，當然已是甚麼機關的宿舍了，有一個不太大的花園，涼亭假山石。我也住過東總布胡同，一座紅磚尖頂窄窗的英式小樓，樓中有玄色地板，旋轉樓梯，院中松柏已二百年，是北京為數不多的花園洋房。如果不是趙兄家後來搬離了那裡，我們就是鄰居。

我對老房子有特殊愛好，也有機會住過些老宅，前文所述是一間。一次在中山大學住過的黑石別墅，是美國黑石夫人為中山大學首位校長鍾榮光修建的寓所，一百年前宋慶齡曾躲在這間房子中避過叛軍的追殺。整間別墅只有我一個人，晚上睡在主人臥房，幻想就是宋先生住過的房間，窗外漆黑一片，樹影婆娑，嘩嘩的松濤不絕於耳，彷彿這房子要告訴我些什麼。這種百年老宅，不知有多少人住過，互相都不認識，只留下痕跡和不為人知的故事。我喜歡老房子，受其啟發，寫了話劇《甲子園》，講述一棟「會說話」的房子。

百家廊

吳小彬

閱讀的期待

1974年秋，有一天，天色近晚，華燈初上，拿着從市圖書館借的一本書，我走在街上。那時，我是一個初中生。

能夠被經常想起的往事，對每一個人都是不尋常的。至於我，上述情景的時而浮現，是因為閱讀於我的確是要緊事。

高中時代，往圖書館跑的更勤了。當時，政治運動接二連三，學校和老師疏於管教，更沒有那麼多作業，正好給我提供了大量時間。可惜的是，圖書館許多書籍並不開放外借，有些書只能在閱覽室讀。

兩年後，我成了一名下鄉知青，村莊距省城70華里，我騎一輛自行車，經常跑回市裡借書。一個冬天的早晨，我騎車撞破漫天大霧，趕到圖書館聽一場文學創作講座。後來回城當了工人，勞作很辛苦，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驅動，每天下班後我都前往圖書館，大量閱讀歷史和哲學著作，自然，文學也在必讀之列。

曾經在文章裡寫道，我的青春，是與書籍連在一起的，20多本讀書筆記，記錄着我的青春時光。得空翻閱這些筆記，可以想起許多早年讀書的感受和體味。王夫之的《讀通鑒論》，是我在鄉下給玉米澆水時看的，盛夏之時，蒸籠般的青紗帳裡，我坐在鐵鍬把上，看作者議論魏晉人物，思緒蔓延，已不知今兮何兮；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，幾年來受到不少非議，但我從不否認此書對自己的影響，書是1978年秋讀的，夜蟬聲中，小說主人公的崇高人格與獻身精神，令我感佩至深，竟通宵未眠；讀《紅樓夢》，連續兩月，眼前恍惚着雪花紛飛的大觀園；讀《苔絲》，鼻腔裡半月都是牛奶和麥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；法拉奇的《人》，讓我耳邊不時響起那位希臘民族英雄的豪言：「我是亞力山大．帕那古利斯」；黑格爾的《邏輯學》，令我大費腦筋，為讀懂那些艱澀的語句，我屏住呼吸，全神貫注，心火燃燒，血滴在了雪白的紙頁上；勃蘭兑斯的《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》，讓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里斯蒼白的臉和他鍾情的「藍花」，長久停泊於我腦海中。最奇異的體驗，是讀海德格爾，1982年《存在與時間》還沒有全譯本，我看的是60年代出的節選本，每讀一行，我好像就知道作者下一行要寫什麼，他會講出怎樣的話語，會用怎樣的詞彙和字眼，我心裡非常有數，讀下去果然如此。那種魂靈附體的感覺，令我又驚又喜，我與作者共同體察感受着憂慮、畏懼、煩惱，一起奔赴啟示和天命。

當時很少去想，閱讀中的感覺是如何產生的？自己在閱讀中期待些什麼？只是又過了些年，在讀到和接受美學理論以後，有些事情才慢慢懂了。依據這種理論，一部作品的意義，是在讀者的接受過程中最終實現的。作品不是「獨立存在的客體」，讀者也不是單純的接受者，他們參與作品意義的產生。在任何時候，文藝作品的具體化都需要接受者的想像發揮作用，每一位接受者都填補作品中未寫出的部分，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作品不確定的地方。「接受者在一個連續不斷不可分割的交往過程中創造意義和感情，無法把出自作品的部分和出自接受者的部分分開」。

對於讀者和作品及作家的關係，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也有分析。他寫道，閱讀是一場自由的夢，閱讀還是一種豪情的運用。作家要求讀者把整個身心都奉獻出來，帶着他的情慾、稟賦、成見、同情心、價值體系，參與到閱讀之中。讀者由此上升到人生罕見的高度，哪怕平時他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，也會情不自禁為書中人的不幸遭遇流下眼淚。在這個瞬間，他變成他本來會成為的那種人。閱讀是作者的豪情和讀者的豪情締結的協定，每一方都信任另一方，把自己托付給對方，在同等的意義和程度上要求對方並要求自己。在這種意義上，薩特把讀者的閱讀體驗稱為「審美喜悅」，這種感情的出現，便是作品獲得成功的標誌。在讀者和作者同心協力，使一部著作的意義和價值完整體現之時，全人類帶着它最高程度的自由出場了，人支撐着一個世界的存在。而且，由於著作揭示了正義和非正義，讀者只有表示讚賞或憤怒才顯示它的深度，於是，人們在審美命令的深處也感覺了道德命令。

時想，人有一雙眼睛，能識文斷字，真是上帝賜予的珍貴禮物。閱讀，可以使我們穿越時空，在遙遠的國度和遙遠的時代找到同道。當我們在物慾喧囂的世界裡精神疲憊、悶悶不樂，閱讀，能讓我們與知己品茶相聚，紓緩心中的蒼涼。當這個粗礪的時代裹脅一切，誠懇善良之人，不得好報，歹毒陰險小人，春風得意，我們用盡氣力去工作，懷着熱情尋找愛人，結果徒留一身勞疾、滿心傷痛，閱讀，可以讓我們懷想從前年代的鴻儒談笑、詩人唱酬、淳樸民風，可以讓我們喘息、療傷，人間最美妙的事情莫過於，依靠閱讀，我們能在一個以前從未聽說的地方找到知心愛人，向她傾訴苦痛與憂傷。閱讀，使我們不斷生出對世界的柔情，你會發現，原來自己還有那麼多的愛，儘管受到傷害及誤解，某天黃昏，你卻忽然原諒和寬恕了。而自己總不肯承認的錯誤和對他人的衝撞，某個早晨倏然覺醒悔悟，你會立即打電話或登門拜訪，去與他人冰釋前嫌。閱讀，總能喚醒我們沉睡已久的夢想，給我們以美好的希望，梅思金公爵和阿遼沙．卡拉馬佐夫的形象，令我們不再孤獨，無比艱難的道路，有他倆陪伴，我們不再畏懼。孔子的「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」，孟子的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」、「吾善養吾浩然之氣」，給所有窮愁不遇的讀書人以榜樣的力量和精神支持，讓他們陡生豪情萬丈，蘇東坡的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，使我們豁然開朗，人間種種潮漲潮落，旦夕禍福，不過一時憂喜，也許明天即化為青煙。《罪與罰》中的索妮婭和《白輪船》中的小男孩，則讓我們有一種父愛的衝動，想給他們關懷與保護；而把丈夫那些不能發表的詩歌默記在心裡的娜傑日達．曼德施塔姆，歎息着「我與我的時代失之交臂」的茨維塔耶娃，因為帕斯捷爾納克的辭世，感傷「世上所有的花全都綻放了，卻迎來了你的死期」的阿赫瑪托娃，這三位美麗的俄羅斯女性，你們如今在哪裡呀？你們還好吧？

近年來，我愈發覺得，對某種人來說，在他的生命中，遇到什麼樣的書，比遇到什麼樣的人更重要。這些書決定着他的境界、思想、氣質。一個人喜歡讀怎樣的書，被怎樣的書吸引和感動，絕非小事。因為，他的志趣、愛好，代表着他的品性和素質。

■網上圖片

方寸不亂

方芳

「擺命的貴」

在倫敦外出吃頓飯，所費不菲。香港朋友極力推介，要嚐一下倫敦某會所中餐館的龍蝦，所以及早訂了枱。

當進入倫敦時，與接待我們的朋友通話，她一聽該中餐館的名字，就驚嚷：「這間中餐館？擺命的貴呀！」

一句「擺命的貴」，不知「擺命」擺到甚麼程度？只好打住，改往唐人街另一家較有口碑的中餐館用餐，若然折算港幣，也不算很貴。

倒是「擺命的貴」是搭的士，從住處到唐人街乘的士來回（約從尖沙咀到旺角的車程）竟花去三十鎊（折合港幣約四百元）；坐地鐵幾個站，折合港幣也三十多元，交通費相當昂貴。

英國朋友愛吃牛油果，她在街市買的牛油果算是便宜了，才一英鎊一個；回港一看，香港超市賣的牛油果，同樣價錢就有兩個了。我們天天埋怨香港物價通脹，如果跟英國比較，你就會覺得香港可愛了。

當然住房之貴，香港與英國是不遑多讓了。

英國威廉王子伉儷，被揭住所肯辛頓宮去年的裝修費，花了四百萬鎊（約五千三百萬港元）的公帑，比原先估價超出三倍。而且豪裝後的豪宅，可能又未必用得上，凱蒂為了讓喬治小王子在家接受教育，可能遷往皇家鄉村莊園，居於英女王送的大宅。一向表現親民的王子夫婦，此時此刻爆出「公帑豪裝巨宅」，顯然不夠醒目。

英國實行緊縮政策多年，大批英國青年仍是「無殼蝸牛」，儲不了首期，正面對難以買樓上車的困境。王子夫婦動用巨額公帑裝修，觸動國會及民眾神經，民眾一面倒炮轟威廉夫婦行使特權。

在倫敦工作數年的世侄，是電腦專業人士，他與香港同職位、同年齡群組比較，薪酬差不了多少，他們搵的是港幣價值的錢，花的卻是英鎊價值的物價，可說是搵幾多用幾多。

土生土長的英國年輕人，能夠買樓上車的，大部分靠父母及早投資，靠自己儲錢買樓？當然遙遙無期了。

演藝蝶影

小蝶

榮哥，好走！

六月底，收到阿叔梁國雄短訊，告知曾與他共事多年的拍檔榮哥鍾錦榮在六月中逝世。我雖然多年沒有與榮哥見面，但偶爾也從阿叔口中得知他的近況，卻從未聽過他病重，他怎會突然離世呢？我連忙致電阿叔查詢。

原來令榮哥致命的肺炎和腎衰竭是頗突發的。據阿叔所言，他一個月前與榮哥和其他朋友一起為故友何文蔚撒灰後一起喝茶，當時榮哥還是精神奕奕的。誰知四星期後傳來噩耗，令一眾朋友大感意外。

我和榮哥結緣於二零零二年，我因為要為香港話劇團編撰銀禧誌慶刊物，遂訪問了我尊稱他們為「劇壇活字典」的劇壇前輩阿叔和榮哥，當時兩位分別是話劇團的道具製作和服裝助理。榮哥在一九七七年話劇團成立之年已經參與其第二個製作《黑奴》的幕後工作，並且在第三齣製作《農村三部曲》之《五奎橋》中客串演出。到了八一年，話劇團首次招考三個全職後台職位，榮哥便成為全港首批全職劇團幕後人員之一。由於當時市政局管理三個藝團——香港話劇團、香港中樂團和香港舞蹈團，因此，榮哥與其餘兩位全職人員需要同時為另外兩個藝團服務。他在訪問中告訴我，他於四月一日履新，先為中樂團工作；到了五月一日又到舞蹈團服務，並無指定的工作崗位。數年後，三個藝團分家，榮哥先選擇到舞蹈團工作，兩年後重返話劇團。

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話劇團將七名助理舞台監督的職銜和工作性質細分，阿叔和榮哥便分別選擇了道具製作和服裝助理的崗位。我猶記得當時榮哥向我解釋他選擇當服裝助理的原因：「當時很多同事都喜歡做助理舞台監督，我不喜歡與人競爭，所以便揀選了較少同事喜愛的職位。不過，我仍然可以藉着這項工作找到樂趣，因為助理舞台監督不能與所有導演合作，但服裝助理則一定能與每一位導演合作。況且，我的兒子在那年出生，我需要過穩定的生活。」

那個訪問是在很開心的情況下進行。我從中認識了很多香港劇壇和話劇團的歷史、故事和趣聞，真是獲益良多。兩位前輩還別出心裁地穿上一式一樣的工人褲拍照，塑造出「孖寶兄弟」的造型，逗得我笑不攏嘴。

過了一些時候，榮哥離開了話劇團，之後我也沒有機會再見到他，只是從阿叔口中知道他轉了行，生活尚好，卻沒想到他的生命原來已經在上月畫上句號。今天，我拿起誌慶特刊，細閱那篇訪問稿，緬懷這位前輩。榮哥，好走。

此山中

鄧達智

榴槤飄香

自己是個榴槤痴，當香港人還未愛上榴槤，馬來品種所知者甚稀的年代，已經每年兩次（十一月及六月初至七月底）飛到大馬大嚼，那是馬來西亞榴槤大造旺季，六月底至七月初尤其厲害，都會城市滿街滿巷，鄉鎮Kampong榴槤處處，頗有上世紀五十年代巨星林鳳演繹（幕後另有代唱），流行一時名曲《榴槤飄香》的境界。更不用說榴槤之鄉檳城、太平、彭享等等城鎮的街頭，榴槤山上零售即吃點處處，果園數量以千百計，從五馬幣三個鄉村榴槤（港幣十五元）至優質兼產量極少的黑刺Or Chee六十馬幣一公斤，以豐滿圓大兩公斤一個為例，即一百二十馬幣一個（大約港幣二百五十元）已是當地極品，相比港人熟悉的猫山王，四十馬幣一公斤（空運到港好幾百元一個）兼出品頗多，吃過美妙的Datin、龍蝦、紅蝦、Champion等等，還有取名奇妙的成龍、林鳳嬌、林青霞，猫山王忽而變得普通！

品種不論貴賤，幾扣或百扣（馬來華人語「元」），與老友南下檳城、怡保本因悠閒休息，碰上季節性大造，巧合回教齋戒月，超過百分之五十人口為回教徒的大馬，從早上日出至黃昏日落不得飲食，至饞嘴的為食鬼白天時刻受教條規限，直接影響榴槤銷路，價錢因此相比平時更便宜。六個人三天半內從至便宜的Kampong（馬來語：鄉村）到號稱最霸道的百年老樹黑刺（Or Chee六十馬幣一公斤），吃了數量總共超過四十個。更見識了千奇百怪的名字，除上述的林青霞、林鳳嬌、成龍、龍蝦、紅蝦等等之外，還分紅肉、橙肉、黃肉、灰肉、白肉，甜的、先甘後甜的、甘苦與共的。

我們一致認同是次吃過極品為榴槤山果園邊上吃到的Daún（拿汀）品種，愛它層次分明，甜苦共融，食後回甘，堪稱是次南洋美食之旅吃過的至高水平！